

■保定老行当系列——

裁缝

□王磊

“信隆”“增源”“久丰”“德顺兴”“新荣”，这些现在听起来陌生甚至有些不知所云的名字，都是当年保定有名的老字号，其门面侧柱或内室的明柱上大都悬挂着“愿将天上云霞服，裁作人间锦绣衣”等内容的木质黑底金字门联。看到这些，不用往里走，立马就会知道这是以缝制衣服为业的成衣铺。这样的成衣铺当年在西大街一条街上就有七八家，足见当年这个行当的兴盛和繁荣。



成衣最早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中，“先针而后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后针，不可以成衣”，这里的成衣就是制作衣服的意思。另外它还指裁制衣服的匠人，《老残游记》第三回：“本日在大街上买了一匹茧绸，又买了一件大呢马褂面子，拿回寓去，叫个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马褂。”这里说的成衣我们现在称其为裁缝。

裁缝指裁剪缝制衣服，后来指代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号型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的人员。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从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以及河姆渡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过的织布工具骨梭、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来看，它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当地球经过最后一次严寒的冰期——大理冰期之后，气候转暖，中华祖先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开始了农耕畜牧，变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为主动生产繁殖生活资料。他们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纺麻、养蚕缫丝、织布、缝制衣服，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进步为戴冠穿衣、佩戴首饰的文明生活。

传说在黄帝之前人们没有衣服，冬披兽皮御寒，夏挂树叶遮羞，到黄帝时期才开始制作衣服，所以后世的裁缝都奉黄帝为祖师。尽管如今的制衣、纺织行业已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产业，但成衣、床上用品等的设计制作依然离不开裁缝，而高级品牌的产品设计制作和面向特殊人物提供产品定制服务的裁缝更是位尊薪优。

保定过去缝制服装大多是一个人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等各项工序独立完成，即俗称的“一手落”。要想成为一名裁缝，必须经历一番艰苦的磨练，先要当三年学徒，俗称“吃三年萝卜干饭”。当学徒时每天除了生炉子、烫熨斗外，有的还要为师傅、师娘倒夜壶、做杂活，小心服侍老板夫妇和各位师傅，并且要学做滚边和各种花色的纽扣，三年满师才能上案板。量身、裁布、针线缝纫都得用心用力。因为公馆里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要求严苛，定做长袍马褂、旗袍短袄多一分嫌太宽太长，少一寸怪太紧太短，要刚好合身才能得到赏金，稍不满意则当场退货，还要赔料。许多后来成为成衣铺老板创始人的多数都是经



历过裁缝学徒生涯磨炼出来的。

缝纫机在保定最早是在解放以后时兴起来的，以前成衣铺老字号的裁缝们讲究的就是个手艺，这“裁缝”二字最能体现这个职业的特点。首先是裁，而裁又分两步，第一步是“量”，所谓“量体裁衣”，做衣服前首先要量身长、肩宽、胸围、领口等，这是每一个裁缝所必须掌握的。而保定老字号的裁缝们除了这些之外还要问性情、年龄、长相，若是当官的还要问参加科举的时间以及官阶等等。为什么要问这些和做衣服不相干的事，他们还真能对此讲出一番道理。

老裁缝认为，青年科考中举的人，年轻得志，性情必然有些傲慢，一定是挺胸叠肚的派势，衣服需要前身后短；而老年科考中举的人，历经沧桑，意气已经显得消沉，后背一定是有些弯曲的，衣服需要前短而后长。胖人腰胯宽，瘦人身子窄，衣服自然就要有区别。性子急的适合穿短衣服，性子慢的人适合穿长衣服。保定老裁缝的这番话正是对量体裁衣的最好注解，有了这番最基础的功夫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裁出合适的样式，再加上精工细密的缝制、恰到好处的熨烫，就能做出顾客满意的衣服。

保定手艺高超的老裁缝还有一项传统绝技，就是把穿了几年的高级毛料旧衣服翻新，这项技艺在当时堪称国内一绝。

在早年间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这个手艺解决了市民不少穿衣的问题。比如过去较为贵重的毛哔叽与海军呢上好衣料，做出衣服来挺括气派，但即便是面料再好、做工再好，也会有陈旧磨损的时候，对一般民众而言，扔掉可惜，再穿也不新鲜。

保定的裁缝师傅从中捕捉到了商机，适时地推出以旧翻新的业务，而且还可以邮寄。只要你将旧衣服打成一个包裹，寄到保定的成衣铺，并汇寄了一笔手工费，过不了多久就能收到经过翻新的衣服，长短宽窄与原件几乎一模一样，完全是改旧如新，与原件新的时候毫无二致。旧西裤上下调了个头，原先臀部磨损处分别转移到两只裤脚管的下端内侧，只要别人不是把头凑近你的脚跟，绝对看不出有一丝破绽。那时的毛哔叽与海军呢质地厚实细腻，几乎分不出正反面，裁缝师傅就把它们内外翻个过。翻新以后，原来衣服的反面成了正面，活脱脱又是一套新的服装。只是纽扣和扣眼变换了方向，他们也能把原先的扣眼织补得天衣无缝，上面又缝了纽扣，根本看不出原来的痕迹。

如今各式各样的新潮服装让人眼花缭乱，而且质地结实得咬不断、扯不裂、磨不破，再也没有人会像当年那样到裁缝铺或时装店去旧装改制、内外翻新了。

在吃、穿、住、行这四个人生必须的物质条件中，穿排在第二位，自古以来就非常被人们所看重。虽然服装业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的现代化时代，但真正要使衣服十分可身可体，还非得是裁缝亲自量、亲自做不可，可谓私人定制。随着人们对衣服要求的不断提高，裁缝并没有被讲究品质的人们所遗忘，那些技术高超的裁缝更是有了特殊需要的空间。

驴驹笼子和蝈蝈葫芦

□白国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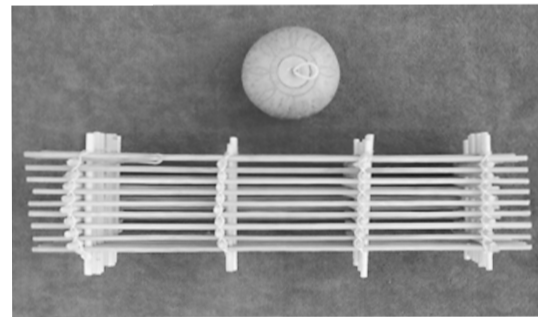
在农村称雄蝈蝈叫“驴驹”，雌蝈蝈叫“哑巴驴驹”。蝈蝈分夏虫和秋虫，夏虫在六七月成虫，秋虫在立秋后成虫。蝈蝈一般有草蝈蝈、豆蝈蝈、铁蝈蝈、铜蝈蝈等品种，其中铜蝈蝈堪称极品，它的叫声清脆悦耳，足可传音三里，但此品种很难遇到。

夏天养蝈蝈用笼子，冬天用葫芦。最初的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秆扎制的，后来种高粱的少了，就用剥了皮的细柳条或竹签制作。蝈蝈葫芦是在一个扁圆形的葫芦顶端开一个2—3厘米的天窗，掏净里面的瓢，用开天窗弄下来的葫芦片做盖，给葫芦外壳涂颜色，再刻上各种图案，用锥子扎一些气孔，一个漂亮的小葫芦就做成了。

人们喂养的蝈蝈一般都是雄虫，体长35—41厘米，全身鲜绿或黄绿色，头大，颜面近平直，触角为褐色，丝状，长度超身体，复眼为椭圆形，前胸背板发达，盖住中后胸，呈盾形。雄虫翅短，且有发音器，三对足的腿节边缘有锯齿状黑色短刺，后足发达善跳跃。

上世纪50年代，盛夏时候，我经常和小伙伴顶着骄阳到田野去逮蝈蝈。谷子、玉米、山药、花生、豆子地里都有，尤其是豆子地里最多。蝈蝈站在高高的枝叶上，得意地颤动着背上的“鞍子”鸣叫，像个骄傲的王子。“鞍子”其实是蝈蝈退化的短翅，为左搭翅。左翅中间有一隆起的圆形发音器，右翅的基部有一光滑的鼓膜，鸣叫时两翅来回摩擦，发出悦耳的响声。

逮蝈蝈前要折一根秫秸，即高粱秆，用小刀在对应的两面将坚硬的外皮剥下后再将这席篾劈开，截



成一拃多长的小段，将一头削尖后做成圆套状，插入剥去外皮的秫秸上备用。

逮蝈蝈要脚轻、手快、耳聪、眼明。中午，找一块大的豆子地，只要阳光充足，蝈蝈就会爬到一簇茂密的绿色植物中心最高点，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这种鸣叫是向异性发出的求爱信号，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在顶端歌唱的雄蝈蝈下方的庄稼枝杈上必有一只或多只拖着长长硬尾巴的雌蝈蝈在欣赏。虽然蝈蝈生性机警，但当它忘情地向异性展现自己时往往会麻痹大意，忘乎所以。人循声发现目标后，须屏住呼吸，瞪大眼睛，蹑手蹑脚，猫着腰一点一点地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扣住蝈蝈，然后再将它套入秫秸的圆套里。有时一中午能逮七八只或十几只，在长长的秫秸上套成一排，蔚为壮观，很有成就感。

把几个笼子挂在家里向阳的窗户外，仔细观赏蝈蝈，绿身绿腿，白脸红牙，红触须、特别是一双金黄色的短翅，越看越喜欢。它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像一场音乐会。那时候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听它们演唱别有风趣。

有一年霜降后刨花生时我逮住了一个未长成的小蝈蝈，带回家放进小葫芦里喂养。中午暖和时给它放放风，晒晒太阳，入了冬外出时揣在棉衣里，晚上放在被窝里，它在里面唱个不停。就这样，即使在下雪的时节也能听到蝈蝈的鸣叫声。

这只蝈蝈一直养到春节，是我养的时间最长的一只。

(图片由白国斌提供)